

撒马尔罕城市历史发展研究

杨 鹰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撒马尔罕地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是丝绸之路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地、重要城镇之一。从丝绸之路开辟起,撒马尔罕在东西方贸易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亚古老的城市之一,撒马尔罕随着历史的不断变化历经了繁盛与衰落。波斯、马其顿、突厥部落、阿拉伯帝国、蒙古、帖木儿帝国、沙皇俄国都曾统治过这里。同时,这里也与古代中国发生了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而这些联系又极大地促进了双方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物质生活的丰富。

关键词:撒马尔罕; 历史发展; 交往

中图分类号: K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730(2016)06-0065-05

收稿日期: 2016-04-25

作者简介: 杨 鹰(1992—),女,山西太原人,硕士,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撒马尔罕坐落于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之上,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也是中亚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这里对往来于中亚丝路上的商人、使团、僧侣来说意义非凡。这座在历史上被数次摧毁、又被数次重建的城市,为人类文明的交流、物质的互通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它的存在意义十分重大。本文拟从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同中国的交往三方面,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撒马尔罕进行简要介绍,并探索其历史发展过程。

一、地理环境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大部分地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寒夏热、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是这里气候的主要特点,因此,在中亚大陆分布着大片沙漠和荒原。比较著名的有卡拉库姆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乌斯季乌尔特荒原等。在中亚东部、东南部,以帕米尔为山汇,周围矗立着天山山脉等数座高大山脉,从这些高山冰川发源的内流河,流经城市、农村、平原、绿洲,最终或注入内陆湖泊,或融于茫茫大漠。

水源对于中亚地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阿姆河和锡尔河是该地最为著名、意义尤为重大的两条河流。撒马尔罕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泽拉夫尚河河畔,得益于帕米尔高原上巨大山脉的冰雪融水,在这里形成了大片绿洲。持续而有保障的水源,为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饮水,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人类繁衍发展的有利条件,也为商人、使团提供必要的补给与休憩之所,因而它能够很快由人口聚落扩展为城镇。

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撒马尔罕,连接着中国、印度与波斯,是通往印度、阿拉伯、欧洲的必经之路。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个城市别样的商业价值、浓厚的商业色彩。日本学者羽田亨在其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写到“粟特特别是撒马尔罕的位置,是东面经天山南路或北路到中国,南到阿富汗、印度,西到波斯,西北到欧洲的中心地区。这些国家相互往来时都通过这里。伴随交通的发达,诸国物产就自然地在此集散。”^[1]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同时也注定了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波斯、马其顿、突厥部落、阿拉伯帝国、蒙古铁骑、沙皇俄国都曾在此留下浓墨重彩,古代中国也同它交往甚密。波斯诗人称它为“Samarqand qandmand”即“甜蜜的撒马尔罕”,中国史籍中先后称其为“康居”“康国”“悉万斤”“飒秣建”“撒马尔干”^[2]等。

商业交通的发展使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绽放出别样的风采。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纷至沓来,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留下了不同的印迹,各民族乐舞艺术以此为舞台竞相争艳,不同地区的商品、货物途经这里,向西或向东运输。不同文明的传播和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物质生活与文化活动的丰富发展。

二、历史沿革

(一) 兴起

撒马尔罕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根据考古发现,约在公元前70万年到公元前1万年间,即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的旧石器时代,撒马尔罕地

区出现了一些原始村落^[3]。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先后出现了巴克特里亚、花拉子模、索格狄亚那(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中间的地区)和安息等一些位于中亚河中地区的城邦国家^[3]。

根据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记载,公元前6世纪,波斯国王居鲁士率领庞大的军队从波斯的埃克巴坦出发,一路向东进军,先后征服了伊朗高原东部、帕提亚、赫拉特、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渡过阿姆河进入索格底亚那,建立了著名的城市马拉干达,即今撒马尔罕。大流士统治期间这里的贸易开始发展,考古学家在撒马尔罕、铁尔梅兹附近废墟中发现了“大流克”^[4]。大流克是大流士币制改革后,通行于帝国境内的一种由中央政府统一制成的金币。该金币的发现,可以推测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该地区的商业贸易就已有较大发展。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迅速崛起,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开始东征,范围包括北非、西亚、中亚、南亚,波及甚广。古希腊的阿里安这样评价此次东征行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城市或哪一个人没有听到过亚历山大这个名字。”^[5]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率军越过兴都库什山,攻入阿姆河南部的巴克特里亚平原,占领了巴克特拉和阿尔诺斯。随后,亚历山大部队渡过阿姆河,沿泽拉夫尚河谷上溯,占领了粟特首府马拉康达(即撒马尔罕)等一些城镇。在亚历山大攻陷这座城市时,撒马尔罕已是粟特帝国城墙耸立的国际化都城了。据公元1世纪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记载“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攻下马拉干达时,见该城内外两重,各以城墙包围,外城墙长达70斯塔迪昂(1斯塔迪昂约等于185米)。城临泽拉夫尚河,已修通了运河。河中地区土地肥沃,沟渠如网,适于耕植。”^[4]亚历山大曾说“关于马拉干达,我听说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它比我想象的更漂亮。”亚历山大建立的“从直布罗陀直达旁遮普的单一帝国”有效地覆盖了丝绸之路西端的大片土地^[6]。他统治期间,以雅典白银为标准建立了一套货币制度,随着相对开放的贸易往来和希腊混合语的使用,货币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帝国内的交流^[6],商业贸易得到很大发展。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撒马尔罕地区曾分别受塞琉古王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月氏人的统治。中国西汉王朝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曾派张骞通使西域。《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傲慢不肯与诸国相望。”^[7]其所以然者,都护郭舜在给朝廷的上书中指出“与贾市为好辞之诈也”,说明那时汉朝与康居间已有直接的贸易往来^[2],也说明当时康居城市贸易较为繁荣。这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大月氏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

羈事月氏,东羈事匈奴”^[8]明显不同,可见张骞通西域后,作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康居发展之迅速。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兴起,控制了广大中亚地区,将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费尔干纳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此时,撒马尔罕的城市地位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成为贵霜王国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并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一批较大的商业文化城市^[3];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依然繁荣,但从巴克特里亚到地中海国家和印度的商路贸易更为重要^[3]。

(二) 趋向繁荣:公元3世纪到10世纪

公元3世纪到6世纪,撒马尔罕逐渐走向繁荣,并逐渐成为中亚地区的政治中心。

随着贵霜帝国的衰落,波斯萨珊王朝逐渐取代了其在中亚的统治。但在公元5世纪,嚧哒人实力不断壮大,控制了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等地。嚧哒政权十分看重各地缴纳贡金的多少。因此,在其统治时期特别重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千方百计鼓励丝路沿线城镇从事广泛的国际贸易。在嚧哒政权推动下,这一时期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已开始使用钱币,各地商队相望于道,商业越来越繁盛,撒马尔罕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间贸易城市之一。《隋书·西域传》记有“康国”(撒马尔罕)“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骡、驴、封牛、黄金、铄沙、香、阿萨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锦叠。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9]可见当时的撒马尔罕国力强盛,物产富饶,商业发达。还记有其“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9]这说明,公元3世纪到6世纪的撒马尔罕,不仅经济进一步发展,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逐渐成为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商贸中心。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中亚两河流域诸城邦皆被置于其版图之内。8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成为这里真正的统治者。9世纪时,以布哈拉为首都的萨曼王朝控制了两河流域。在其统治之下,布哈拉、撒马尔罕、铁尔梅兹等城市广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这些城市也成为中亚著名的文化与科学中心。

当时正值我国唐朝时期,史籍中关于撒马尔罕的记载较多。《大唐西域记》载“颯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于此。土地沃壤,稼穡备植。林树翁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10]《经行记》载“康国……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诸国事者,本出于此。”^[11]可见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依然保持繁荣,撒马尔罕也因此商业颇为兴盛。而居于此处的粟特商人更闻名

世界,《大唐西域记》描述撒马尔罕的粟特商人“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10]《旧唐书》记有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原,利之所在,无所不到。”^[12]《新唐书·西域传》也载有“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林建,元魏所谓悉万斤……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各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珣若粘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13]

在今撒马尔罕的阿夫洛西阿卜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幅重要的壁画,画着公元7世纪时,粟特王拂呼纒接待骑着大象、骆驼和马的外宾的场景。这反映了当时撒马尔罕地区经济繁荣,商业贸易兴旺,与其他地区的往来交流十分频繁。正如巴托尔德在其书中写到,“不论是从面积或从人口来说,撒马尔罕已经成为河中地区的第一大城,即便在萨曼朝以布哈拉作为都城之时也是如此。”^[14]

萨曼王朝灭亡后,撒马尔罕先后经历了喀拉汗王朝和突厥人的统治。1220年,在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进攻下,这座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

(三) 臻于鼎盛:帖木儿帝国时期

14世纪下半叶,阿木尔·帖木儿建立了一个地跨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帖木儿帝国,建都撒马尔罕,我国明朝史书以“撒马尔罕”称其国。这一时期,撒马尔罕不仅重新建城,而且再现辉煌,成为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是撒马尔罕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为了重建撒马尔罕,帖木儿从各地抢夺财宝,俘获工匠,不惜人力财力。根据使臣克拉维约的记录,撒马尔罕城恢宏壮观、华美异常:“城市建在一座平原上,城之四周,围以土墙,外有护城濠……城郭四郊之房舍建筑,以及园圃之属,连亘有20里之遥。花园及果林之间,皆开辟广场,及往来大道。”^[15]汗帐奢华气派:“汗帐之内,四壁饰以红色彩绸,鲜艳美丽,并于其上加有金锦。帐之角隅,各陈设巨鹰一只。汗帐外壁复以白、绿、黄各色锦缎,帐顶之四角各有新月银徽,插在铜球之上……汗帐之四面,围以丝锦,其色不一,上画墙砖形,墙头开有垛口。”^[15]“帐幕之讲究及华丽,难以尽述;设非亲眼目睹,对其价值及壮美之描述,定难置信。”^[15]农牧业甚为发达:“地方肥沃,所有小麦、果品、以及葡萄之类,莫不出产。至于各种家畜,亦多肥美;大尾绵羊,躯体特大。羊群既伙,肉价低廉。”^[15]境内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城内屯集货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货物。自俄罗斯及鞑靼境内运来之货物,为皮货及亚麻。自中国境内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自和嗣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印度运来撒马尔罕者,为香料。”^[15]手工业亦十分兴盛:“工艺亦负盛名于世。城内有缫丝工

厂数处。所缫出之丝,除供织做锦袍或刺绣之用外,尚可织各色绸、缎、绫、罗以及在西班牙所称为“泰直那”(Tercenal)之衣料。丝织衣料上,往往可用灰、金、碧、三色交织成锦,其他各色织品亦可制做。”^[15]

我国史书也有对撒马尔罕的记述。《明史·西域传》载撒马尔罕“其国东西三千余里,地宽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广十余里,民居稠密。西南诸蕃之货皆聚于此,号为富饶。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明代,陈诚奉命通使西域,也曾到过撒马尔罕,他记有“撒马尔罕在哈烈之东北。……地势宽平,山川秀丽,土地膏腴……城内人烟居多,街巷纵横,店肆稠密,南西番客,多聚于此。货物虽众,皆非其本地所产。多有诸番至者,交易亦用银钱,皆本国自造。”^[16]此外,撒马尔罕的政治势力范围也甚广,《明史》将撒马尔罕作为确定其西部城市和地区路程的坐标。如“沙鹿海牙,西去撒马尔罕五百余里”“达失干,西去撒马尔罕七百余里”“赛蓝,在达失干之东,西去撒马尔罕千余里”“渴石,在撒马尔罕西南三百六十里”“迭里迷,在撒马尔罕西南,去哈烈二千余里”“卜花儿,在撒马尔罕西北七百余里”等^[17]。而“其旁近东有沙鹿海牙、达失干、赛蓝、养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诸部落,皆役属焉。”距其较远之地的答儿密也“服属撒马尔罕”^[17]。从这些国内外的史料可以看出,帖木儿帝国时期的撒马尔罕政治强盛,商业繁盛,物产丰饶,城市发达。撒马尔罕繁华再现,城市发展达到历史顶峰,成为中亚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

帖木儿去世后,其孙兀鲁伯统治直到1449年。兀鲁伯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型统治者,他在天文、建筑、数学等方面造诣颇深,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他统治期间,对文化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提倡发展文化艺术,尊重文人、学者、艺术家,重视学术和科学。他在撒马尔罕地区修建了宏伟的、矗立于雷吉斯坦广场的乌鲁别克神学院和当时中亚最大的天文台——兀鲁伯天文台,使撒马尔罕成为了中亚地区的文化中心。

几个世纪后,英国寇松勋爵也被巨大而开阔、承载着帖木儿时代辉煌的雷吉斯坦广场所震惊,他说:“雷吉斯坦广场是世界上最早的广场,即使已成废墟,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广场。当我走进它时,我不知道东方还有什么建筑能比它更简洁明快而又美丽壮观,在欧洲也没有……撒马尔罕在其鼎盛时期会是什么样子?当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从泥瓦工手中建成之时,应该是十分完美的,五彩缤纷的色彩熠熠发光,学校中的学生满满当当,清真寺中的朝圣者摩肩擦踵,还有一些由国王出资建设的机构,仍然可以进一步发挥想象力来描绘。”^[6]

16世纪乌兹别克昔班尼王朝兴起后,都城迁至布哈拉,撒马尔罕逐渐开始衰落。19世纪撒马尔罕为俄国所占领。1888年外里海铁路修建至撒马尔罕,促进了撒马尔罕及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定都撒马尔罕,1930年将都城迁至塔什干,但撒马尔罕一直是中亚地区十分重要的城市之一。

三、同中国的交往

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镇之一,自张骞“凿空”后,撒马尔罕同古代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撒马尔罕纸的出现、金桃的引进、乐舞的交流、服饰的变化、佛教的传播等都是双方不断交流的结果,这些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古代中国与撒马尔罕城镇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途径康居。宣帝时,郅支单于杀汉使、阻康居。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遣甘延寿等人,发兵西域,并至康居,诛灭郅支单于。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并献贡^[7]。除了官方的交往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大量民间商人陆续来华。《汉书》载,汉成帝时,康居人“其欲贾市为好”,由于西汉政府为往来商旅提供食宿,以致于“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驴橐驼食,皆苦之。”^[18]东汉建初三年(78年),班超曾“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城。”^[19]康居亦“复愿归附”^[19]。可见东汉时期,康居也依然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西晋泰始年间(265—274年),康居王那鼻曾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20];太康八年(287年),“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21]北魏“太延中,……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般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22];北魏政府也曾“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贡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22]隋朝大业年间(605—618年),康国又“始遣使贡方物”^[9]。

此外,近代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西域地区发现了一些时间约为307至311年的“粟特文古信札”。这些信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粟特商人写的,其中有一封信注明寄往撒马尔罕。虽然这些信件已难辨全貌,但信中提到了金子、麝香、胡椒、樟脑、亚麻布和小麦,还有以中国的铜钱为基础计算重量的内容^[6]。而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对撒马尔罕城堡进行了发掘,在古代王宫遗址中也发现了一尊青铜制作的镀金观音菩萨像,它曾经置于一个祭台上,年代在五世纪初期,有关佛教的文物仅此一例,说明这是一个从中国传入的物品,其时中国正值北魏时期^[2]。

由此可见,中国同撒马尔罕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官方组织的,也有通过民间商人进行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这些往来极大地便利了双方不同物品之间的交换,更增强了双方对此的了解。

唐时,玄奘、杜环都曾到过撒马尔罕。《新唐书》载,康国“武德十年,始遣使来献。贞观五年,遂请臣。”^[13]唐太宗并不接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

且康臣我,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邪?”^[13]后康国“又遣使献师子兽,帝珍其远……自是岁入贡,致金桃、银桃。”^[13]“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纒为都督。”^[13]“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碯瓶、驼鸟卵及越诺、硃儒、胡旋女子。”^[13]然而这种朝贡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政治意义外,实际上是古代官方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23]。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贡使除了负有外交使命之外,往往都兼有从事商贸的任务,朝贡使团中多有商人随行,或者使臣本人就是商人^[23];另一方面,这些贡使以“朝贡”的形式将各国的土特产品和珍稀物品“奉献”给唐朝朝廷,而朝廷则以“回赐”的形式将唐朝物品“赐予”贡使^[23]。这种特殊形式的贸易行为使双方间的物品得以交流和交换。

明代,帖木儿帝国控制下的撒马尔罕与明朝政府之间沿着丝绸之路的交往十分频繁,《明史》对此记载极为细致。洪武二十年(1387年),撒马尔罕国王帖木儿遣使来朝,贡马十五,驼二,明太祖朱元璋诏宴其使并赐白金十有八锭。二十二年(1389年)贡马。二十四年(1391年)贡海青,赐敕赏予之。二十五年(1392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刺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冑诸物。二十七年(1394年)帖木儿遣使迭力必失奉表,贡马二百匹,帝得表,嘉其有文,第二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二十八年(1395年)敕遣给事中傅安等使西域留撒马尔罕,至永乐五年(1407年)方由头目哈里令虎返达送安等还,且贡方物,厚赐之。宣德五年(1430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入贡。宣德七年(1432年),明朝政府遣中官李贵等赍文绮、罗锦赐其国。正统四年(1439年)贡良马,帝爱之,赏赉有加。景泰七年(1456年)贡马驼、玉石。成化中,其锁鲁檀阿黑麻三入贡。十九年(1483年)偕亦思罕酋长贡二狮,帝既厚加赐赉。弘治二年(1489年),其使由满刺加至广东,贡狮子、鸚鵡诸物。嘉靖二年(1523年),贡使又至^[17]。

除了官方之间的交往外,撒马尔罕的商人也与明朝进行往来贸易。《明史》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尔罕者千二百余人。”洪武二十五年,“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使迭力必失奉表,表中写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17]这种大规模、经常性的商业往来,使中国的丝帛锦绣、香料、药材出现在了撒马尔罕的市镇上,而各种动物、植物、食物、宝石等中亚的奇珍异物出现在了中国的市场上,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物产的交流,丰富了人们的

生活,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为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提供了途径。

历史上的撒马尔罕经历了繁盛与衰落,饱经沧桑变化,但它震烁古今,依然灿若明珠!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次会议在芬兰召开,“地处世界不同文明交汇点的撒马尔罕”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对撒马尔罕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地位与价值的肯定。2013年,两座影响甚大的丝路古城——西安、撒马尔罕,共同签订了《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表示双方将在经贸、旅游、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当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践,撒马尔罕的城市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将对新丝绸之路的构建产生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M].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125.
- [2]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348,349,351.
- [3]孙壮志,苏畅,吴宏伟.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4,36,37,38.
- [4]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05,17.
- [5]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卷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
- [6]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M].赵学工,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26,26,119-120,51-52.
- [7]班固.汉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3892,3892.
- [8]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3838.
- [9]魏征.隋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48-1849.
- [10]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87,27.
- [11]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6.
- [12]刘昫.旧唐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0.
- [13]欧阳修.新唐书·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4.
- [14]巴托尔德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M].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9,155,135-136,148,156,157,156.
- [15]罗·哥泽来兹·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5,135,136,148,157,156.
- [16]陈诚.西域番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81.
- [17]张廷玉.明史·一六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3303.
- [18]陈海涛,刘惠秦.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7.
- [19]范晔.后汉书·班超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75-1579.
- [20]房玄龄.晋书·四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2544.
- [21]房玄龄.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3:78.
- [22]魏武君.魏书·列传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3:2259,2260.
- [23]余太山.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04.

【责任编辑 朱世广】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amarkand

YANG Y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Samarkand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Uzbekistan. It is an important town set in the Silk Road. Since the opening up of Silk Road, Samarkand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trad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 one of the ancient cities in Central Asia, Samarkand has experienced both boom and decline. Persia, Macedonia, Turkic tribes, the Arab Empire, Mongolian, the Timur Empire and Tsarist Russia all dominated here, and in the process of town development, the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was very closely. These connections greatly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abundance of material life between the two sides.

Key words: Samark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